

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著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目錄

在疚記

宗彝

同姓

治中

脫十孃顧二孃

六女

躲破鼓

上舍

桂花新

輓聯

文莊奏語

孫徵君語

誌哀

竹枝

胸襟

廢紙

父子異趣

兄弟異趣

居官不聽子弟言

溫伊初

柏相詩

喜鵲

魔漿

紉袴傳

馬坡巷

私蓄

帝王言動

難博學

蒙古兒

清勤堂隨筆

黃卷石

狼巾

樂氏棗

嫁娶

惜陰

操北音

無題詩

下體

張南山

公孫

避諱

行路歌

硯

缺文衍文

返魂梅

贈酒資

喪服

詩與景合

銘

不好玩物

縣令念佛

醋瓶畫匣

識字

四忌銘

段拂

欲富貴

桐花閣詞

緩葬

魏野

吹阜莢

紹興

餽鮑湯注硯

王澹音

孟子逸句

素波江山

岳忠武硯

異產

楚姑

怙惡

張胡子

侵宅詩

潮州樂府

湖膠

秦檜鏹

重建始興文廟碑記

家教

古輓

友漁齋詩

漁洋山人詩

同人集姓氏

無題詩

寫榜史

字無對

周槐

碩人

逸書

宋主荒淫

通

詩品

雷異

高懷

講易

聖相師王

任忠勇神道碑

朱註作小講

安南表

麗人行

酒祀典

人心不死

詩人工對

黨姦之尤

厠詩對

小人

蝦蟆給事

弟婦

余

蝦鼓

丁拐兒

笑柄有本

代寫書

治眼齒

奚鐵生

些

路化王

物性之異

陽明

問家鄉詩

糖霜

詩書序次

武后

讀書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在疚記

明忠莊朱公諱之憑字德止號勉齋京師人官中丞殉甲申之難著在疚記中多粹語有云
隱惡揚善者聖人也好善惡惡者賢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庸人也顛倒善惡以快讒謗者
小人也。

宗彝

思南石阡一帶山中產獸曰宗彝類獼猴巢于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
孫居下者出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尊者取其孝也。

同姓

張獻忠亂蜀焚燬城市祠廟惟梓潼七曲山張亞子廟盛有增飾且追尊帝君為始祖遇張
桓侯廟亦不敢毀唐黃巢之亂屠戮無算然獨厚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岡黃梅等縣皆以
黃字得免盜賊之行如出一轍然今人之暴富貴而即忘其族里殆盜賊之不若矣。

治中

官名治中。中字多讀如字。非周禮天官。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制。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曰。中者要也。謂職治簿書之要也。則中字宜與中傷中酒等字同音。

脫十孃顧二孃

王阮亭先生詩云。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孃。注金陵舊院有垣脫諸姓皆元人後波入教坊者江甯脫十孃者年八十

餘尚在萬歷中北里之尤也

陳向山先生詩云。誰將幾滴梨花水。一灑泉臺顧二孃。注顧二孃吳門人善製硯任專諸妾

六女

廣州順德縣李氏簡姑。定姑。介姑。潔姑。寅姑。璇姑。遭滇寇之亂。誓志同死。連臂投淵。見漁洋山人池北偶談。然廣郡六貞女。事不止此。康熙丙辰。逆周入寇。順德有伍某者。知陳村生員李朝宗。有同堂女六人。年及笄。皆殊色。因勒其家為富戶。派助兵餉。使人謂李曰。以六女歸伍。事必解。六女知不免。一夕同赴水死。六屍浮出。面色如生。遂合葬于龜山之陰。事聞。下伍干獄。瘐死。又增城黃燦陽妻湯氏。及其弟一初之女。曰慎。曰志。曰愛。及庠生森然之妹。曰可。再曰蝦。湯孀守。與五女共處樓中。崇禎戊辰。賊黃仲積攻樓。湯與五女墜樓死。邑令方大猷有詩記之。順治癸巳。李定國攻新會。莒唐諸鄉。治戰艦應之。定國敗走。藩兵至。偵知李良宰富。誣其通寇。使游徼索金。即免。李靳不與。兵圍其居。李有六女。登樓自縊。良宰墜樓被殺。乾

隆丙申三月。賊象劫新會。廊佳倖家樓。時有女廊蘭娘。胡鶴娘。胡寅娘。胡帶娘。寥寬娘。廊妹。孀懼辱墜樓。人呼墜樓六貞云。

躲破鼓

昔人有養二猿。犯者甚淫。一日失牡。叫號不已。主人徧覓不得。翼日乃出自破鼓中。故今號人之避內差者曰躲破鼓。

上舍

明初一上舍。任都掌院。群屬忽之。約二三新差。巡按者領教。掌院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歸來不可使人笑。聞者凜然。

桂花新

蔣荅生太史空谷香傳奇。魯學連移官齣內。桂花新一支云。山平水遠出桐江。柔艣聲中過富陽。塔影認錢唐。何處是故人門巷。敎自嚴州至省城。光景歷歷如在目前。余久竊嶺表。夢繞家山。一再誦之。悠然神往矣。

輓聯

姨丈蘇子齋先生。初入翰林。繼擢御史。錫級捐復員外。補刑部湖廣司。轉郎中。出為山西

朔平府知府。丁母艱起復。簡山東青州府知府。卒于官。家大人在粵。按計命壬為輓聯云。侍直西清。珥筆西臺。又盡職西曹。出治懋勳猷。兩省春風思太守。耗傳東浙。心傷東魯。奈身羈東粵。招魂長歎息。一江秋水哭先生。又同年徐秋厓孝廉廷煊。會試場中得病。十四日而歿於邸舍。余代家叔小槎比部作輓聯云。十四日病莫能興。幸喬梓相依。屬纊尚能親舍玉。訪齊亦因會試在京三千里沒而猶視痛桑榆垂暮。倚問空自盼泥金。太翁來若先生年八十餘猶在堂也

文莊奏語

先文莊公在政府。一時援引。如陳向山太僕兆崙。孫虛船通議灝。皆名宿。或有以公庇護同鄉。言於上。一日。召公謂曰。人言爾庇護同鄉。自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公頓首對曰。臣領皇上無則加勉之訓。時服其有體。

孫徵君語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奇逢。嘗題壁云。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希冀者未來。最悠忽者現在。此三語真世人藥石也。

誌哀

先君疾終開平官舍時。不孝甫會試下第旋里。驚聞凶耗。匍匐南來。含殮未親。罪難擢髮。為

湖陸琴臺先生成高時在幕中掌書記賦臺城路輓詞二闕云春殘忽爾維摩擾林禽正呼

歸去君時有歸田之意終通累未通重千鈞載無片石相對祇增愁緒刀圭何補悵秦緩來

遲玉樓先赴省醫至已化鶴飛鳧送君魂返古杭渡甘棠歌徧嶠嶠看碑題墮淚奚減羊祜

甲第萑裘宰官衣鉢况有傳經小杜謂君晉真無憾處儘撒手紅塵游神紫府滿目悲涼

彌留無半語君臨終與家人知君一去無依戀淒涼殞宮誰奉下第劉蕢思親仲子可有夜

來凶夢晉竹時赴關山阻壅只寡鶻孤鷺據牀啼淚更是傷心左家嬌女雪衣送萍蹤飄散

太促想芙蓉幕捲情緒千種寄白堂開晉城若廳之拈紅會散六十二旬歡縱余尤誼重感

伯也當年榜花曾共太翁共庵先生與兩世科名君又與星撫棺增一慟情真意摯令人

哀感謹泣而誌之

竹枝

嶺南竹枝詞多矣余最愛彭羨門先生一首云妾家谿口小迴塘茅屋簾扉蠟粉牆記取榕
陰最深處閒時來坐喫檳榔風韻獨絕綽有古音

胸襟

陳同甫作忠臣論以武庚為忠臣孝子之首此言必有為而發蓋譏高宗之緩於復仇也又

高宗定都臨安。同甫醉中晚視之曰。決錢江之水。城可灌也。明祖定都金陵。姚少師作詩曰。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帝王創建。虎踞龍蟠。自以為子孫萬世之業。而二人者。直以草芥視之。其胸襟為何等耶。

廢紙

蕭山蔡荆山茂才。出示冊頁一本。其中所潢裱者。乃成化時某縣呈狀一紙。萬曆時某科題名錄一紙。崇禎時某家房契一紙。隆慶時某年春牛圖一紙。宣德時某典當票一紙。宏治時某姓借券一紙。天啟時某地弓口圖帳一紙。景泰時某歲黃曆太歲方位圖一紙。數百年廢物。以類聚之。亦入賞鑒。可謂極文人之好事矣。

父子異趣

曹操殺孔北海。禁其文。其子丕獨愛之。令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蔡京立黨碑。禁蘇黃文字。子條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為本。宣和五年。或言於上。奉旨落職。趙明誠。趙正夫。挺之子也。正夫惡黨人。明誠撰金石錄。每遇蘇黃片紙。隻字。必收藏。以此失愛於正夫。權姦之勢。可以傾朝野。而不能得之於家庭。亦異矣哉。

兄弟異趣

曹丕篡漢。陳思王植變服而哭。司馬炎篡魏。習陽亭侯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廢黜而卒。王荊公行新法。弟平甫頗不直之。一日荊公見呂惠卿。平甫於內吹笛。公使人謂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使人答曰。請相公遠佞人。宋郊為相儉約自奉。弟祁為學士。游燕奢豪。以十重錦幃覆屋。為長夜之飲。郊使人謂曰。寄語學士。記當日讀書某山。夜半啜冷粥時否。祁答之曰。傳語相公。試問當日夜半啜冷粥。是為甚的。同氣之不同志。趣如此。

居官不聽子弟言

明耿定向先進遺風云。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對曰。兗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公曰。云何。曰。即待兗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即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夫居位者方以趨奉之勤情疏密。張我威福。其子弟即藉父兄之勢。以嚇當路。而父兄即聽子弟之言。以寄耳目。文定不私其子。反以此重其人。所以勵官方者在此。所以垂家法者亦在此。嗚呼。賢矣。

溫伊初

溫伊初。訓。粵東嘉應州長樂縣人也。道光乙酉選拔貢生。壬辰舉於其鄉。是科先君分校秋闈。其房師某公。以此卷示先君。先君曰。此必長樂溫某也。揭曉果然。故伊初於先君有知己

之感。執弟子之禮甚恭。著有登雲山房文藁。純學昌黎。又梧溪書屋詩四卷。不屑屑作宋元以後語。有七古一篇。純用古左。語頗奇恣。其題云。余贈鐵孫雪庵詩。有武庫森然排甲戈句。今鐵孫贈余詩。純以兵喻。復效其體奉酬。詩云。徐君治詩如治兵。窮兵日日尋戰爭。兵連火結無時已。坐令兩國荒春耕。余與鐵孫皆以古耕。翩然大師復加我。畏君之威請行成。室如懸磬野無草。一任強敵來縱橫。焚舟濟河秦師銳。閉關塞竇晉國驚。悉索敵賦雖已罄。有死不甘城下盟。華元登牀見子反。析骸易子抒其憤。謂君退師三十里。哀憐敝邑許之平。溯惟首禍始何人。實我小國敢自矜。除先有詩贈鐵孫。息侯伐鄭不量力。宋公廁伯徒虛名。漫云匹夫不可狃。豈知大國甯敢輕。室皇蒲晉車劍及。組甲被練千百并。左廣右廣次第駕。上軍下軍迤邐行。善聲紡績城可度。董父懸布堞再登。井湮木刊陳何酷。斬祀殺厲吳正勅。華泉取飲兩駮絳。炊鼻下車一足蹙。晉城一戰吾倘能。休兵三駕君已贏。果然牛濟豚能債。始信雞鬪雄先鳴。嗟我與君匹楚晉。城濮報邲勝更敗。更欲效向戌弭兵。玉帛相見交於庭。止戍為武。繹古義散厥馬。牧之郊坰。卻憶南山射虎將。來詩言訪雪庵。力能飲石誰抗衡。請君更張十萬弩。我從壁上瞪雙睛。月過上弦利行師。試執同律聽軍聲。

相鞠谿節相總制兩江。與河督陳公鳳翔意見不合。遂相傾軋。陳公奉○旨革職。并荷校河干。旋以憤卒。一時不免物議沸騰。柏公作感懷詩四首云。淮甸雲沈月上遲。夜寒獨坐夢醒時。霜欺短鬢愁低首。花放長檠笑展眉。碁局定能消黑白。蛙聲那復問公私。路人萬口驚相告。歲穴牛車事亦奇。狂花滿眼闌沈醺。說鬼談禪異所聞。鏡裏無形難覓影。峰頭有石易生雲。服轍老馬愁前路。鍛羽秋鴻感舊羣。箕斗插簷天尺五。自扶筇杖看星文。膠漆雷陳託舊盟。相逢一笑素心傾。平生自詡汪汪度。宇宙曾垂矯矯名。海市幻成樓有象。并刀剪處水無聲。著書辨謗渾多事。付與千秋月旦評。嬾從龜策問行藏。尺短何能較寸長。只恐身名終碌碌。空令歲月去堂堂。忘家久作離塵想。多病難尋辟穀方。作夢游仙心境朗。五雲樓閣氣蒼茫。事雖不純。而詩則名貴可誦。

喜鵲

明東阿於慎行穀山筆塵云。竇參為相。其族子名申者。為給事中。招權受賂。參每遷朝士。常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時以喜鵲目之。及參賜死。申亦杖殺。喜鵲亦自不言如此。今之卿相子弟為喜鵲者。可以戒矣。此語甚新。

魔漿

梁武帝斷酒肉文云。酒是魔漿。可與福水二字的對。蓋一頌一戒也。又諺謂酒曰。其益如毫。其損如刀。旨哉斯言。

紉袴傳

三原孫枝蔚豹人。少年行云。少年不讀書。父兄佩金印。子弟乘高車。少年不學稼。朝出烏衣巷。暮飲青樓下。豈知樹上花。委地不如蓬。與麻可憐樓中梯。枯爛誰論高與低。爾父爾兄歸黃土。爾今獨自當門戶。爾亦不辨畝東西。爾亦不能學高費。時衰運去繁華歇。年年大水傷禾黍。舊時諸青衣。散去知何所。簿吏忽升堂。催租聲最怒。相傳新使君。憚才頗重文。爾曾不識字。張口無所云。賈田田不售。哭上城東墳。昔日少年今如此。地下貴人聞不聞。雲間孫銘批曰。此詩可為紉袴子作傳。

馬坡巷

馬坡巷。近東花園。為上馬坡。北抵清泰門。為下馬坡。舊名馬婆巷。元奉化戴帥初。戊戌清明。杭邸坐雪絕句云。思鄉處處只愁生。正好春游又不晴。雪似梨花雲似柳。馬坡巷口過清明。蓋巷猶南宋時名也。見厲樊榭東城雜記。

私蓄

明程至善無顏錄云。父母富。其子私蓄不可無。無者非敗子即駭人也。父母貧。其子私蓄不可有。有者非逆子即忍人也。先大父夫庵公云。親富而有私蓄。必能儉約自處。省縮贏餘。若假親名以謀非分之財。據為私蓄。或至貽父母惡名。則其罪亦與逆子忍人等矣。

帝王言動

宋藝祖夜半思食羊肝。左右曰。何不言。帝曰。若言之。則大官必日殺一羊矣。宋仁宗游幸上苑。偶患渴。屢顧銚子不得。遂隱忍入宮。渴甚索飲。左右問何不言。帝曰。言之。則必有得罪者矣。明武宗在宮中。偶見黃葱。實氣促之作聲為戲。宦者遂以車載進御。葱價陡貴數月。明穆宗偶思食果餠餅。來日御膳房起麪者。剝果者。製糖者。開支至五千金。帝笑曰。只須銀五錢。便可在東華門口買一大盒矣。蓋帝在潛邸。早稔其價也。朝廷之一言一動。其不可忽如此。

難博學

杭堇浦太史世駿。記問淵博。鄉人難以俗字。竟無以對。傳為話柄。考江行雜錄。載鳴條山有餘慶寺。司馬溫公。一日省墓至寺中。父老五六輩請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村人不及聽。今幸為略說。公即取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謝曰。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今日難倒司馬。

端明矣。王漁洋云：聞耿道見說古本。庶人章末有詩二句云：晝爾於茅，宵爾索綯。又孫退谷古本孝經與今本迥別。附記。

蒙古史

市井以為銀之隱語。按國書蒙古原作銀解。蓋彼時與金國號為對耳。一文錢傳奇羅夢齋云：蒙古史觀著他幾多輕重。謂元寶也。

清勤堂隨筆

先文莊公在朝日。蒙賜御書清勤堂額。敬懸里宅。昭示子孫。夫處家以清。則凡屋舍之樸。服御之儉。飲食之菲。燕會之薄。以至錐刀之利。不爭。便宜之事。不占。皆清也。處家以勤。則凡朝夕之省。祭饗之節。教誨之嚴。誦讀之密。以及交接之禮。必周。奔走之事。必任。皆勤也。居位之軌範。在此。治家之楷模。亦在此。昔高廟作懷舊詩。其先臣一首云：奉職恪且勤。居家儉而省。真知臣莫若君矣。公有隨筆五則。敬錄於左。大司農趙恭毅云：世著清操。衣冠儉素。下體不著寸絲尺紬之飾。江南賢達往往效之。於俗有益。陶石簪云：世族只為體面二字。凡應酬日用。必須華贍。因之日事典膏。使祖業蕩然。逢人乞貸。使親友畏避。居官則竊帑藏。賸閭閻。居鄉則事居閒恣漁獵。身心勞瘁而弗辭。名行罅裂而不惜。己之體面。終不能顧。豈

非大錯。○從來蓄珍異之物。未有不招尤賈禍者。即藏名人字畫以傳子孫。亦非貽謀之道。門祚少衰。往往世家求索。雖與佳者。輒疑非是。受累不一而足。可勿鑒哉。○粉墨登場。所費不貲。致滋喧雜之煩。殊乏恬適之趣。且招盜賊誨淫。為患不止一端。士大夫所當永戒也。朱文端相國。自奉甚約。撫浙時。飭所部凡婚嫁喪葬。貧富各有品式。務崇樸實。勿事華麗。宴會則簋極於五而止。時翕然從之。汪西昆云。吾邑素風古樸。自陸比部多冠蓋交。豪華相炫。遂靡然一變。今冢宰王公。率先復古。往時宴客必盛饌。今以公教。雖三肴。客不怪也。往婚娶。樓船簫鼓。競以夸勝。自公不舉樂。不張紅。遂相率而改其舊習。公見人厚款。則覲然起。見人炫服。則愀然憂。每與人言。節儉一端。不但可以裕財惜福。寡欲清心。且免妄求橫取。人品賢否。每係乎此。諄諄往復。紳士多承其教焉。

黃蓉石

番禺黃蓉石。孝廉王階。弱冠。即有聲庠序。四方名士。多與之游。道光壬辰。舉於鄉。先君分校所得士也。貌溫雅。工詩古文詞。所著蓉石詩鈔。僅窺四卷。非全豹也。錄其詩。鄙甚。若亦雅有懷。三十三首之六云。莫將遺俗笑狂奴。妙舞天魔興不孤。懷遠巴人空有淚。日南瑩女本無夫。山坳冷笑啼鉤鶻。水面含沙怯短狐。麴代髑髏椰釀酒。尚留時節祀盤弧。憐他攻掠苦難

休鼓角頻看楚戰稠。木客好吟新樂府。扶南原是古諸侯。奇兵出沒相思寨。明月笙歌獨脚樓。便上奇雲亭上望。離人多少軫鄉愁。驚心齊指亂峰間。十去征夫九不還。黑日暗靈人鮓。墮陰風寒徹鬼門關。牯腰一夜游魂泣。石乳千秋怨血斑。指點蒼鷗啼碎後。蠻烟蛇霧有無間。李白巖邊急亂流。昔時騷客此勾留。風前單舸衝蕪怨。天末夫君翡翠愁。坡老舊維藤縣舫。謫仙曾作夜郎游。如今香草悲遲暮。淒斷哀猿咽上頭。絕頂河山舊有緣。閒雲鳥跡盪無邊。蘅皋荔浦騷人賦。蓮蕩松杉小有天。香冢上花沈玉笛。蠻溪陰雨暗銅船。時豐共唱昇平樂。競渡饒歌會五年。流落人間不易才。甘心蛇口事堪哀。無家張儉寒裳去。有恨靈均薜屣來。百粵已從鳴銑老。諸蠻留取著書才。天南法物飄零盡。不見當年綠綺臺。沈雄頓挫。綺麗羊綿。洵南中之秀也。

狼巾

山舟學士舊藏蟲窠一枚云。太翁護林編修公。以圍碁決賭得之嚴氏者。嚴自何處來。未晚也。其色棗赤。狀之大小長短亦絕似。不鏤自雕。如細目之網。緣督為經。又若小口之囊。一面附著樹枝處。痕深陷而直貫徹上下。以是知為蟲所結也。少宗伯金海住先生。曾有詩詠之。學士和詩云。此蟲真合號雕蟲。蠹化猶驚織作工。鞞雀結房嫌緻密。薄蠶成繭欠玲瓏。誰

紐越客千絲網。疑墮仙樵一翦風。六十餘年遺蛻在。那堪重問主人翁。學士歿後。是物為張岐山少尉同菜乞去。攜入川中矣。許周生駕部宗彥云。是物名狼巾。不知何據。

樂氏棗

羣芳譜。山東新城有樂氏棗。豐肌細核。多膏肥美。舊傳樂毅自燕攜來之種。亦曰毅氏棗。見太平寰宇記。以對哀家梨。甚工也。

嫁娶

胡安定公云。娶婦當不如吾家。嫁女當勝於吾家。程子云。世人多謹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而婦難知。所關甚重。豈可忽哉。袁氏世範云。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我子庸癡愚下。若娶美婦。豈但不和。或有他事。我女醜拙狠妒。若嫁佳婿。萬一不和。卒為所棄。凡夫婦因非偶而不和者。皆父母不審之罪也。此可為嫁娶之法。

惜陰

黃山谷與駒父尺牘云。尺璧之陰。當以三分之一治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為基酒。公私皆辨矣。此猶自暇逸之論。明蓮池師竹窗二筆云。古謂大禹聖人。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而佛言人命在於呼吸。夫分陰之中。有多少呼吸。則我輩何止當惜分陰。一刹那一彈指之

陰皆當惜也。又伊庵權禪師。每日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地空過。未知來日工夫如何。勵精若此。閱之踈然。

操北音

鍾儀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吳越王作鄉里之音。而長老盡歡。亦是此意。今南人喜操北音。世族之子弟尤甚。隨園老人危言一首云。衛侯效夷言。取笑自彌年。南人操北音。之推代含羞。緣何宴人子。調語偏呶嘍。好學堊澤呼。不待楚人咻。滿口雜夷夏。唇齒皆王侯。未登拗項橋。先為反舌鳩。終竟神不王。改字難改喉。大言雖炎炎。聞者搖其頭。僕音玄女笑。蠻語參軍愁。何不操土風。高師一楚囚。讀此詩亦當失笑而結舌矣。按抱樸子譏惠篇云。有轉易其聲。以致北語。既不能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則此陋習由來已久。

無題詩

有人以無題詩。上下平韻三十首示余。閱之對仗工整。設色綺麗。而七寶樓臺。拆無片段。遂朗誦一過。即行繳還。又有人以真孃墓一首示余。其詞云。兒家生小住金閨。卻把金閨作故鄉。馬足殘花憐薄命。牛毛细雨送斜陽。碧苔多處生紅豆。青冢傍邊種白楊。一寸鞦韆一寸草。禁烟時節土猶香。維誦迴環。擊節靡已。一友見而謂余曰。二君詩。子何軒輊之甚。余答曰。

此梅禹金舊例也。宣城邱華林嘗賦梅花詩百首。示禹金。禹金但為句讀而已。一日閩人林初文以一絕句示梅云。不待東風不待潮。度江十里九停棹。不知今夜秦淮水。流到揚州第幾橋。梅擊節歎賞。逐字圈贊。邱見之慍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詩二千八百字。至少豈不值得二十八圈乎。聞者傳以為笑。

下體

男子下體曰陽具。曰人道。夫人知之也。亦曰馬藏。見三昧經。亦曰燭營。見淮南子精神訓。亦曰餘竅。見列子仲尼篇。亦曰穢穴。見列子仲尼篇注。亦曰勢峰。見瑜珈師地論。亦曰畢丸。見素問經。

張南山

張南山。維屏。番禺人。道光壬午進士。湖南知縣。現官司馬。工古文。憚子居稱其文為嶺南柳仲塗。尤留心於國朝人物。所撰詩人徵略一書。於尚論中寓闡幽意。又有聽松廬詩草十卷。其詠史樂府。另為一卷。直登西涯之堂。而入鐵厓之室。其他五言如落葉云。有時兼雨點。無處著烟痕。松滋城外云。江抱孤城曲。天圍大野圓。浮湘云。霧因衡嶽重。月到洞庭多。漢陽晚眺云。西風吹漢水。秋色滿江城。思歸云。霜濃楓葉醉。水活荻苗肥。七言如獨坐云。縱無

清露蟬終潔。果有名花。虻易癡。感秋云。名心淡似秋雲影。客夢清於古井波。北程紀游云。如何東下錢唐水。不入南條禹貢篇。下第遣懷云。戀岫雲容多黯澹。送春天氣易悲涼。楚中懷古云。臣里夢魂春樹外。君山眉黛夕陽中。西菽晚行云。一村曉霧白成海。萬頃春苗綠到天。閒居雜詩云。但留玉在何愁璞。莫待桐焦始辨琴。柳色云。霧影迷離天。遠近烟痕狼籍水。西東城南野望云。繞籬水暖蘆根活。穿樹風柔麥氣和。百花墳云。鶯花黃土埋香骨。盤敦青樓享盛名。

公孫

震澤任中甫北麟。讀經雜說云。幽風公孫碩膚。孫當作如字。公為季歷孫。周南文王子亦稱公族。公姓也。其說不知何本。

避諱

福大將軍威震中外。屬吏有犯其祖父諱。及本身名者。必當面申飭。故其時稟啟改康為泰。改安為甯。按冠萊公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為准。又汴京舊有平準務。因蔡京父名改為平貨務。官私公移避京名。如京東京西。改畿左畿右。則此風由來久矣。

行路歌

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挑腳漢。言雖俚淺。足以醒世。

砵

杜工部有贈表姪王砵詩。砵音厲。說文引論語曰深則砵。謂履石而渡也。

缺文行文

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上當有湯字。孟子第五篇下伊尹曰曰字衍。

返魂梅

真州城東十餘里準提庵。有古梅一株。大可蔽牛。五幹並出。相傳為宋時物。康熙中樹忽死。垂四十年復活。枝幹益繁。花時光照一院。阮臺協揆題其名曰返魂梅。

贈酒資

沈菘町先生。名景良。字敬履。北郭高士也。與陳丈二西樵奚丈鐵生。交最密。所居土垣。圍荒畦數椽。藝花蒔菊。瓦屋二椽。蕭然四壁。嘗雨中著書。以繖縛椅後坐其下。蓋避屋漏也。工詩。老年詩本為人竊去。歿後其人攘為己作。刊之。有知之者。謹於象。其人遂并板燬之。故其詩不傳。鮑淥飲詠物詩存。刻其夕陽二律。先生好飲。窘於杖頭。黃小松司馬自濟甯歸。贈以酒資。賦即事詩一絕云。故人歸訪故山棲。怪我葫蘆久不提。笑贈青蚨三百片。晚來依舊醉。

如泥。其風趣如此。何春渚先生琪曾為之作傳。

喪服

大祥後為禫服。或曰三月。或曰一月。又喪服計閏不計閏。向未知確義。震澤任中甫為之說云。士虞禮中月而禫。鄭康成據中一以上釋之。謂中間一月。王肅據文王受命。惟中身釋之。愚謂中月當如學記中年義。雜記期之喪。十五日而禫。注荅文曰。主二十七月者。據閏傳中月而禫之文也。主二十五月者。據三年閏二十五月而畢之文也。主三十六月者。據喪服四制三年而祥之文也。惟鄭氏得其中。故歷代因之。且三年閏喪服四制二篇。朱子所定儀禮刪之。不可為典要。朱子答胡伯量曰。中月而禫。鄭注虞禮為是。穀梁傳謂喪不數閏。公羊傳謂喪數閏。鄭志謂喪以月數者計閏。以年數者不計閏。是三年與期不計閏。大功以下計閏也。何休云。閏為死月數。非死月不數。蓋閏附前月。死之月不可移而下。是父母死於閏月。未嘗不數。若閏當除喪之月。則亦不數。此又不可不知也。

詩與景合

余嘗暮游湖上。水色山光。深淺一碧。紅霞如火。岸桃俱作白色。欲寫之苦無好句。偶讀孫子瀟太史詩云。水含山色難為翠。花近霞光不敢紅。適與景合。真詩中畫也。又嘗夜登吳山。風

月清皎烟霧空濛頗愜游驄今讀屠修伯大使秉吳山夜眺句云江湖兩面共明月樓閣半空橫斷烟亦恍如置身其間

銘

銘之為體於詩詞外另具筆墨久心先生以古勝板橋居士以峭勝頻羅老人以趣勝各臻其妙余未窺涯涘間亦效顰茲奮其記憶者備錄之自用硯石友石友與爾南北走伴我詩伴

我酒畫蚓塗雅不我醜告汝黑面知共我白頭守葫蘆豐下銳上兩輪相盪是之謂依樣鏡

銘輝光剛健圭稜四見照來誰有如田面獨眼有文字緣有文字禍爾具隻眼可能觀破稼

銘盤劈二五偶分上下牀焚身而猶近於賄是真沒齒不忘擱有未乾之墨無停綴之文

倚左右手惟此君吾將為爾策汗簡之勲甚知其白守其黑便便於腹了了胸旁觀不若

爾能嘿蹴甜鄉醉鄉温柔鄉三者之夢孰短長仙人與我炊黃梁雅片烟槍為可以助茗

戰可以卻酒兵可以破睡壁可以攻愁城故殺敵致果而以槍為名豔作蒼葭尺八勻而

堅可吸瑤草呼秋烟誰其主者餐霞仙鐘距非雞掌非鳥獨立一足秋風孤假之光明玉

雪鋪不以為傳書之使而命為守更之奴筆飲拜管城封錫湯沐邑給以短假得休息若夫

潤澤之無有枯渴筆鐘林貪墨者敗藏鋒者待中書之君甚矣憊偃之息之將汝賴船酒

有舟飲防溺也。茶有舟水防厄也。君子於此有戒心焉。匪徒以懼執熱也。錫鑊砂上如斗。下如直。鼈其足。螭其首。可以酌玉川之茶。可以斟金谷之酒。鑊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有糧自他。我得其助。錫鑊酒壺銘。為沈吉人作。先錫以湯泉。後錫以酒泉。惟醉翁中和其天。砂印色。金銘。居圖書府。成印信功。寵以白沙之築。錫以紫泥之封。梅帳額。鉞帳。學林和靖。以梅為妻。學趙師雄。以梅為姬。梅兮梅兮。吾亦與爾同夢兮。又有友人買一竹絲鏡奩。製作精雅。乞余為銘。余曰。不若直書漁洋山人句。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為天然讚語也。

不好玩物

呂蒙正為相。有以古鑑獻者。云能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過樣子大。安用照二百里為。又有以古硯求售者。云一呵即潤。無煩注水也。公曰。就使一日能呵一擔水。亦止直十文錢而已。此與東坡駁古墨。同一諧謔。玩物之戒。直令賣骨董者神喪氣沮。

縣令念佛

樓功媿集七十九卷。前輩有為縣令者。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為佛耶。曰然。叔曰。汝既做了知縣。尚想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悚然。余謂此猶有悔過之意。若今之縣令。并不肯手捻貫珠。聞中懺悔矣。

醋瓶畫匣

程子曰。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服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噫。今之世家子弟。其不為醋瓶畫匣鮮矣。然博蒲六博之好。倡樓妓館之游。往往破家蕩產。又豈止瓶匣而已哉。

識字

讀書必須識字。今人口習授受。漫不經心。說文玉篇等書。束之高閣矣。朱子云。讀書須精韻學。要熟反切。莫從倘讀半邊字。不辨形聲。嗚呼。讀半邊字之訣。千百年不失其傳。而字學之不講也久矣。皇甫湜與李生第二書曰。書字未識偏旁。高譚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又李濟翁師資錄云。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點書之難。不惟句度義理。兼須知字之正音借音。斯言是矣。

四忌銘

江邦申耳目日書四忌銘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旨哉斯言。

段拂

段拂字去塵。米元章之壻也。元章有潔癖。見其名字喜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子妻

之拂南渡後仕至參知政事相攸之法甚奇。

欲富貴

明釋祿宏直道錄云。宣聖儒之宗主。所當朝夕禮拜而供養者。乃舍之而事文昌。六經論孟。所當朝夕信受而奉持者。乃舍之誦準提咒。事文昌持準提。非不善也。而其心則在富貴。夫富貴在天。聖有謨訓。文昌準提何與哉。又梁次公云。欲富者貧相也。欲貴者賤相也。急欲富貴者天相也。見楞齋漫錄。此言最砭人。

桐花閣詞

嶺南多詩人。而詞家絕少。嘉應吳石華廣文蘭修著桐花閣詞。郭頻伽先生以為跌宕而婉綺麗而不縲。有少游之神韻。而運以梅溪竹山之清真者也。黃金縷云。柳絲細膩烟如織。病過花朝。又是逢寒食。多少春懷拋不得。都來壓損眉峰窄。可憐生抱傷心癖。一味多愁。只恐非長策。鶯罷落花無氣力。小闌干外斜陽碧。減蘭過秦淮云。春衫乍換。幾日江頭風力。輭眉月三分。又聽簫聲過白門。紅樓十里。柳絮濛濛飛不起。莫問南朝。燕子桃花舊板橋。余酷愛誦之。

緩葬

杭人緩葬之弊。昔人以為起于南宋。謂欲返骨汴梁。故設為權厝之計。而實不盡然。緩葬者惑於風水之說也。司馬溫公者葬論。剴切詳明。因節錄之。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陰陽禁忌。則甚焉。故人卜宅卜日。蓋謀人事之便耳。今之葬書。相山川岡畎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係于此。非此地此時不可葬也。舉世信之。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曰。未有吉地也。曰。游宦未歸也。曰。貧無以辦具也。夫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者。死于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古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令王公以下三月而葬。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哀親之無所歸也。今人背違禮法。未葬除服。從宦四方。食稻衣錦。于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於天。賢愚係于人。於葬何預。就使皆如葬師之言。人子當哀窮之際。何忍暴露其親。自營福利耶。昔吾諸祖之葬也。家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下始有之。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錙珠入壙。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康伯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僉曰。近村張生良師也。兄乃招張生。許以錢二萬。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不則將求他師。張曰。唯命是聽。于是兄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皆取便於事者。使張以葬書緣

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無違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奉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殮。裝辦而行。擴成而葬。未嘗一言及陰陽。迄今無他故。余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為世患。為諫官時。乞奏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著茲論云云。又儀封張孝先生親喪。不可久停說云。古者三月而葬。謂死者入土為安。非為子孫之福蔭也。近世惑于風水之說。有停至數年數十年者。水火盜賊。皆足為慮。而彼漠然弗恤也。夫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能忠者。今宜酌為定例。童生生員親喪未葬者。不准應試。舉人進士親喪未葬者。不准入官。凡考試銓選。俱令地方官具印結。鄰里具甘結。方為合例。庶停喪之風。可少息矣。余嘗作緩葬說云。杭人之死其親。以下風水者居多。而杭人之世其家。以長富貴者絕少。人亦可憬然悟其所自。而幡然改其所為。乃方且羣有詞曰。某家乏嗣。某墓之失穴也。某氏式微。某墳之失向也。於是待地之謀日益堅。緩葬之心日益固。地師淫瞽煽惑之術日益多。而不知百族之子孫。方奢望于世間。羣姓之祖宗。久環泣于地下也。悲夫。或曰。擇地之說。富家有之。編氓篳戶。何亦浮攢淺厝之累累也。曰。是亦富家害之也。富家挾重資以求善地。而地蛇山靈。百出其術以相欺。遂使尺土寸田。槁壤珍如拱璧。彼貧戶者。其有買山之資耶。且習見

夫士大夫之矜式鄉里者。猶山積其祖若父弟若兄之柩。比比而不葬也。以為吾儕之誦于力而格于勢者。固無責焉耳也。然則富家者自處於忍人。逆子之數。而絕人以仁人孝子之路者也。鄉之善人。有集版以營義冢者。彼富家且色喜而捐資焉。是亦知死者之以入土為安也。而獨于其父母則異之。彼豈不曰吾將有待耶。人生百年。壽無金石。汝待時時不待汝。汝子汝孫。幸而賢。幹汝蠱。不幸而不賢。行敗汝家。向之權厝於低垣淺屋中。假而暴露榛莽矣。假而蹂躪狐兔矣。假而受劫水火刀兵矣。人但知慎重之謀長。而不知遷延之禍烈也。吁可畏哉。究之其故何也。曰緩葬之弊起。由族葬之禮廢。族葬之禮廢。由睦族之誼亡也。曷言族葬廢而緩葬興也。古者葬不擇地。周禮墓大夫掌邦墓地域為之圖。今民族葬。昭穆為左右。晉有九京。漢有北邙。凡國家墓皆率焉。後世擇地之術起。於是人卜一邱。邱卜一穴。穴卜一兩棺。雖有高陵平原。延衰數畝。而為彼術所棄者。僅立之石。樹之木。以觀美焉耳。地愈佔則愈盡。人愈亡則愈多。無怪售地之價日益昂。求地之事日益難也。曷言睦族亡而族葬廢也。假如父母既歿。兄弟數人。或獨斷以主謀。或和衷以共事。準古制踰月三月之條。循聖人稱家有無之訓。奉而祔之祖塋。至不難也。乃今昆季之雍睦者寡矣。其親既死。相視不謀。窀穸者無論。有矯矯者出。不徇羣議。獨任鉅艱。亦至善矣。然而既葬之後。或數年。或數十年。舉家

平平無恙。尚翕然無異詞。若夫科第之盛衰。判焉。家業之宛枯。分焉。壽數之修短。異焉。則舉而歸咎。當年營墓之人。曰職是故也。其更不肖者。至竊疑其弟若兄之自謀福蔭。而移禍他人者也。嗚呼。此等逆臆之心。施之行道。且不忍。而忍施之手足耶。是真可為痛哭。可為流涕者矣。然則堪輿不足憑乎。非也。白鶴之示靈也。青鳥之集異也。烏在其不足憑也。顧不觀從來之得善地者乎。有得之神靈者焉。有得之夢寐者焉。有得之不得已而遷葬者焉。究之陰德耳。鳴所以致地之由者。在此不在彼也。然則若何。曰生養死葬。人子事也。卜其兆。無石無水焉足矣。啓其穴。無風無蟻焉足矣。營其壙。以堅以固焉足矣。度其地。容拜容奠焉足矣。循分以盡禮。留餘以予人。竭力以安親。修德以俟命。夫人苟夙夜捫心。俯仰無媿。果足以載福致祥。而祖父之魂魄既安。有不陰祐其雲礽者。吾不信也。無希冀之妄念。無侵奪之陰謀。而冥冥之中。有不隱報夫忠厚者。吾更不信也。彼谿刻其心。儼薄其行。龍斷其才力心思。而欲以朽骨卜佳城。為後來者富貴壽考之左券。而造物乃如其意。以予之者。吾尤不信也。

魏野

宋山人魏野。隱居陝州。寇萊公訪之。謝以詩云。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游仙夢。村裏傳呼宰相來。逸則逸矣。而未高也。故其侍寇公游陝郊寺詩云。願得常加紅

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則其處烟霞而不忘軒冕可知。申和孟涵老隱居廣羊山中。有達官自京師寄書。申報以詩云。日日秋陰命荀與。故人天上落雙魚。荷花未老新醪熟。為道無關作報書。簡傲似更出魏上。

吹皂莢

閨中女兒。以筆管吸皂莢水。吹五色泡為戲。此事未有人詠者。葉雨軒先生以信賦釵頭鳳一闋云。春閨悶。眠難穩。閒來吹箇團團暈。虛空界。圓光謔。窗邊纔過。又飛簾外。快快。朱唇吹。香泉潤。笑拈湘管。郎肩噴。風前擺。兒曹待。明珠無數。雲時何在。再再。雨。軒先生。先君同年友也。著有洗心書屋詩餘。醉春風無題云。偷眼窺人俊。私語從他問。點頭絕不一沈吟。肯肯。明月懷中。明珠掌上。十分圓穩。來去何憑準。好夢難重省。收燈挨過。又清明。等等。燕子誰家。柳花無定。一天春恨。一翦梅。盧溝道中云。城角拖雲淡不收。天做新秋。人做新愁。一官了我十年游。來也盧溝。去也盧溝。晚店琵琶撥不休。曲似涼州。淚似江州。長空瑟瑟思悠悠。月挂眉頭。人挂心頭。

紹興

紹興酒。各省通行。吾鄉之呼之者。直曰紹興。而不繫酒字。以人而比。則昌黎少陵以物而比。

則喻糜朱提俱以地名可謂大矣

餛飩湯注硯

清異錄金陵士大夫家餅可暎字餛飩湯可注硯餅固宜以薄為主若湯可注硯則其乏味可知今京師致美齋清湯餛飩是其遺製

王澹音

婁縣楊子拔室人王澹音韞徽紫字觀察之女也著環青閣詩稿古風極佳不能備錄近體如荊州道中懷古云千古詞章開屈宋三分事業創孫劉秋風云尊鄉歸興輸張翰茅屋悲歌感杜陵秋葉云寒蟬抱處棲難穩老蠹書成字半缺病中述懷云愁如碧草逢春長身似黃楊厄閨頻頗見風骨

孟子逸句

楊子載孟子云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矣王仲任曰孟子性善篇云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又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見梁武帝答臣下神滅論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患禍所違正當仁義為本見蕭子良與孔仲丞書按漢書藝文志曰孟子十一篇又應仲遠曰孟子絕糧于鄒薛作中外書十一篇今所存止

七篇或有散佚亦未可知然語氣多不類。

素淚江山

乾隆己卯春江西豐谿浯村山水暴漲隄決獲石碑泥滓模糊濯鮮花讀之有素淚江山四字筆力過古似率更無題署先是村多練姓明副都御史子甯裔也按明紀子甯江西新淦人淦距豐不越境或緣瓜蔓鈔避難而徙于斯未可知也此碑必其遺蹟或云祠額或云墓碣莫可考究詳見豐谿徐白舫編修謙悟雪樓詩初集先生詩多五言律春晚舟望云斜帘花外市遠火雨中樓夜待霞塘渡云路古石稜瘦月高人影微過友山居云雲親常入閣鶴傲不迎人夜雨云暗泉趨沼合斜雨逼燈昏地僻云雨微蕉獨覺風遠竹先聲快心云深葦合溪色遠風遲雁聲晚步郭外云未月水先白無風松自寒秋旅云蟬去有餘響松高無靜柯山中夜寂云風聲移水近月勢趁雲飛舟行暴風云風騎驅峽走龍怒挾江飛入仙巖寺云花對佛微笑雲隨人入來。

岳忠武硯

硯色紫體方而長背鐫持堅守白不磷不溜八字無款又鐫曰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蹟與銘字相若此蓋忠武故物也枋得記又曰岳忠武端州石硯向為君直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

二月十有三日。寄贈天祥。銘之曰。硯雖非鐵磨難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八字行書。謝真書。文草書。皆道古。嗚呼。三公者。後先死。南宋毅然。克踐所言矣。復有小方印曰。宋氏珍藏。朱竹垞題識曰。康熙壬子二月四日。朱彝尊觀於西陂主人齋中。西陂者宋牧仲。居也。另一行云。雍正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日。良常王澍拜觀。道光元年東陽令陳海樓。藏于都門市上得之。

異產

產之異者。禽獸妖怪。夜叉肉。繸肉帶。種種不一。大抵皆由邪氣所感。最奇者。續太平廣記載。萬曆丁未。吳縣石湖民陳妻許氏。懷妊過期不產。一日請治平僧誦經祈佑。其夕腹痛急。忽產下一胞。剖而視之。乃一秤銀銅法馬子也。權之重十兩。背有鐫成字樣。為萬曆二十二年。置七字。鄰里傳玩之。此物入胎。其理殊不可解。又載徐州吳氏產子五十四日。小兒忽嘔出三角物。洗之得大錢七十二文。輪郭周正。皆有年號。更奇。

楚姑

楚姑。義帝女也。帝為項羽所弑。姑年十四。遂自殺。楚人立祠以祀。在盱眙縣署後山。相傳即姑葬處。見縣志。

怙惡

王處仲誤食廁囊。是小世面。王介甫誤食釣餌。是大姦回。其怙惡之心。即小可見。

張胡子

頻羅庵集雜言云。洿池之魚。得寸水而不死。江湖之魚。逃不過張胡子。有人以張胡子問者。余無以應。或曰。網也。詢無出處。則亦臆揣之詞。偶閱太平廣記。言張胡子者。漁人。一日于江頭網得大魚。腹有朱書云。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盡張胡子。始知其來歷。又小說載楊壽子者。漁人。宋濶熙中。於南城縣章山支港。網一大魚。重百斤。額有紅字云。三度入潮門。四度當大水。下稍卻逢楊壽子。與此事絕相類。

侵宅詩

宋楊尚書玠。致仕歸。舊宅為鄰里侵佔。子弟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衰。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又楊尚書翥住宅旁地。為人所佔一二尺。或以告公。公作詩云。餘地無多。莫較量。一條分作兩家牆。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其人愧服。二楊之度相似。可以風矣。

潮州樂府

粵俗以潮州為最壞黃霽青太守作樂府十首一曰翻金罐戒遷葬也湖俗溺于風水妄思

後出諸土水之火之兵之瘞骨以肆名曰金罐翻金罐何其愚風水不知有與無爾祖爾父

生何辜死後竄壞不得安其居百鎰延堪輿千金買山地坏土猶未乾掉頭旋復葬發邱斯

棺析骸骨何異狐狸埋更狐搢子孫忍為盜賊行富貴焉能界凶悖美哉金罐藏諸幽夜來鬼

哭聲啾啾牛抵吉壤如可求又有覲觀人巧偷湖民往往有以吉地盜換埋骨者二曰螟蛉子斥亂宗也湖

人家以丁多為強乞養他人子非獨單門然也其有貌為鞠螟蛉子多奚為白以保族擇門

育包藏禍心者更多故矣異姓亂宗顯有功令是宜斥也螟蛉子多奚為白以保族擇門

植老無兒嗣厥後吁可怪九子母傷人抵罪李代桃平時養同豕牢給貨行商涉洪濤割

蜜飼蠟酬其勞性命謬相託恩義良已薄一朝反唇乃交惡此孽由來君自作此說養子不肖者稱螟螟

三曰女兒布傷乖離也湖俗嫁女以葛布辦裝稱家多寡其極精細者名女兒布所以遺索

女兒布產棉陽采葛漂絲凝雪霜細如鮫綃薄蟬翼非烟非霧含風涼富家嫁女多越好貧

家嫁女一匹少為郎製衣穩稱身服之無數期偕老可憐一朝恩義疏夫棄婦兮婦背夫猶

是箱中一匹布誰道新人不如故四曰打怨家懲械鬪也湖俗強悍負氣輕生小不相能動

口舌所論勢已積重官則權輕成克允打怨家有何怨有怨何不訴官衙睚眦輒爾兵相加

壯丁在前老弱後藤牌鳥鎗卒然湊今日鬪明日鬪彼洞胸此絕脰一鬪紛紛如怒獸殺人

者誰莫窮究官來彈壓空寨逃祠堂屋宇點火燒出此下策真無聊亦有調停兩和懌反覆

無常旋構隙小懲大戒終何益嗚呼安得十萬糗梁三千兵制事許以便宜行三月以往可

使蠻村懼伏民無爭五曰買輸服哀被誣也湖俗非命死者其家每置山徒于不問輒指告

別賜不已出錢者命為買輸服弱肉強食頃買輸服免頭銀錙銖積累多艱辛乃甘跪獻控

訴鬪殺之家人殺人是甲不是乙甲乃窮子乙富室擇肥而噬奇貨居一棺肯益千金軀慳

囊破出無奈何強者歡娛弱者賀岸上餓虎飽水中饑鯨饒可憐有冤屈曲不自直口中石

闕碑長街六曰宰白鴨憫項光也湖俗殺人真犯輒匿不出而被誣者又懼怯不自申理率

可憫宰白鴨鴨羽何離襪出生入死鴨不知鴨不知竟爾宰累累死囚又何辜甘伏籠中延

頸待殺人者死無所冤有口不肯波瀾翻爰書已定如鐵堅由來只為香燈錢項光類多孫

披謂之香燈錢以死後旁人為之接嗣繼續香火也官避處分圖結案明知非辜莫區判街頭血漉三尺刀哀哉性命

輕於毛勸君牘尾慎畫押就中亦有能言鴨七曰速弔放惡擄贖也湖俗不逞之徒每結黨

虐至死者被害訴謀必顯曰速弔放以人為速弔放情詞哀叩頭向縣官火急鄉間來老爺

如不來阿總亦可使湖俗稱官為老爺速弔則生遲則死贖還者多弔放者少忍氣復吞聲羣

兜整肚飽窮魚脫網鰲鳥嬉不加誅殛官何為試看被擄人鳩形鵠面生理推虎狼之穴木

鵝積成堆。

據人者每以堅木鑿兩穴，鉗其足，名曰木鵝。

八曰阿官患。諷游冶也。

謂俗富家子弟習于浮淺，好弄調。

為阿官意，俗以物之小者曰患。阿官者少不更事之謂，是可諷也。

阿官患。荒於嬉。趙先生難為師。搔頭弄姿兀自喜。柳巷穿

來又花市。千金結交游俠兒。六蓬密昵嬋娟子。香囊紫袴褶紅。金環飾耳搖玲瓏。危哉呼孃

復呼妹。

謂俗小名率以某孃某妹相呼。若忘其為男也。

或色寡人。防抱背。九曰打花會。做賭博也。

謂俗賭風。莫成於花會。屬禁。雖嚴旋

革旋復。益誘以厚利。趨之者多。狂。敢家喪身。曾莫之悔。是宜儆也。

打花會。花門三十六。三日又翻覆。空花待從何處捉。一錢

之利十倍三。奸巧設餌愚夫貪。一人偶得眾人慕。坑盡長平那復悟。夜乞夢。朝求神。神肯佑

汝。夢若告汝。不知廠中饑死多少人。初一起。三十止。送汝棺材一張紙。

打花會者。寫批投廠。按日存記。廠中有

調謂好之者。必自斃也。

十曰鶯粟瘴。歎鴉片也。

向由西洋來。本取鴉粟花。脂熬膏而成。近內地亦有種。以射利者。流毒日廣。有識

者。目為鴉粟。瘴是可歎也。

鶯粟瘴。難醫治。黃茅青草眾避之。中此毒者。甘如飴。牀頭熒熒一燈小。竹筒呼

吸連昏曉。渴可代飲。飢可飽塊。土價值數萬錢。終歲但供一口烟。久之鰲黑。登兩肩。眼垂淚

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繼。嗚呼田中鶯粟尚可拔。番舶來時那得遏。采風者可以觀矣。

湖膠

太湖冰。土人謂之湖膠。其中洪波之凝者。如銀山。如玉柱。名曰冰梗。湖凍之夜。常有紅燈千

百。聚散冰上。洵奇景也。包山蔡鄉城九齡有詩記其事。

秦檜錢

吾杭藩署之東偏有射堂三楹。庭坎古鐵鑊一。廣上銳下。口徑四尺。深可二尺餘。向有益今亡。傳是秦檜之鑄。以烹人者。烹人之說不見紀載。嗟乎。下流歸天下之惡。况檜之蛇蝎其心。虎狼其性者哉。不必為之辯也。

重建始興文廟碑記

先君向不喜作詩古文詞。凡有乞為者。輒命士代構。惟始興文廟碑記。是手定之藁。無集可歸。敬為錄而存之。其文云。原夫文運出于天。文才產于地。文學成于人。○朝廷崇儒重道。胥郡縣而立之學。而誕敷之教。有盛有衰。宣鍾毓之偶。偏歟抑師儒之不講。歟。將所以安神靈而肅廟貌者。相度失其宜歟。未可知也。始興縣學。宋嘉定朝創建於白石岡。一時人文蔚起。譚煥。劉藻諸公。後先炳美。迨元天曆中。一遷郭頭。再遷縣西。前明嘉靖己丑。知縣鍾世彥。遷於東門街。萬曆中。知縣將時楷。復遷于縣西。萬曆辛亥。知縣楊大順。精堪輿學。仍遷白石岡。宋舊學地。立癸山丁向。自是而後。迨我 國朝。登科甲者十有七人。至乾隆辛丑。知縣衛克培。誤聽形家者言。拆毀舊學。更立于山午向。迄今四十餘年。科第之衰。巨家之落。仕宦之寂寥。邑之人惻焉傷之。今天子御極之七年。桂林陽君耀祖來宰于斯。邑人呈請改建。因捐廉

創修延南海孝廉梁君大選格定之卜地之吉無過舊基惟嫌山向有礙且奎樓之建與龍氣乖方難以鍾靈毓秀於是轉改舊向經始之日浚土尺餘果得舊礎殿基前後一揆不差累黍噫異矣越一年余承乏是邑朔望瞻拜見夫殿楹廡礎以次鼎新傑閣崇祠竝皆革故湖丁亥季冬至今凡二十三閱月而大工以竣卜之天時揆之地理靡不宜矣自今已往有志之士亦修其在人者可耳廟成屬記於余余不能經營其始而乃得聿觀厥成何其幸歟爰次顛末而書之以誌前邑侯惓惓愛士之誠以彰鄉人士殷殷崇學之篤行以卜我○國家駸駸得人之盛也時道光九年歲在己丑仲冬之月知始興縣事錢唐梁祖恩謹記時兼鐸茲土者教諭興甯陳德香訓導香山趙允善也例得備書

家教

寄魚封鮓千古艷稱劉球之弟玘令莆田寄球一夏布球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他非所望於弟者又新城耿華平庭柏之母徐氏寄子詩云家內平安報汝知田園歲入有餘資絲毫不用南中物好做清官答聖時家教之正古人不得專美于前矣

古輒

仁和明經趙寬夫先生坦好聚古輒於斷垣敗瓦間極意搜討前後共得凡六十有一為孫

吳紀元者二。為兩晉紀元者二十一。始吳主亮太平元年。迄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為吉利語者四。曰吉利叶宜。曰萬歲不敗。曰霽吉。曰造。曰六月黃吉。為題識姓氏者六。曰褚謁者。曰陳叔惟。曰賀信。曰章氏所作。曰章先作記。曰噲壁。為古錢文者二十一。率多六朝厭勝之品。為方勝者二。為人形者四。為雙魚者一。其字有篆有隸。悉方整古勁。畫亦奇悞有致。先生珍此。因自號曰保嬰居士云。

友漁齋詩

嘉善黃退庵先生凱鈞。霽青太守尊人也。著友漁齋詩。詩以清潔為主。七律最長。花朝自營生壙云。鶴歸華表知何日。牛上荒郊會有時。秋郊云。未霜高柳尚多態。將雨行雲慣逆風。除夕云。老僕闕門先酩酊。羣兒入座便團樂。秋熱靜坐云。風高卻得雙桐引。池小難教一柳增。新秋即事云。煮將鞭筍饒風味。投得絲莼帶雨香。中秋對月寄安濤京師云。始信人間有離別。不知天上可高寒。冬齋云。瘦竹偎花相媚嫵。癡雲釀雪費商量。仲夏小山園遣興云。深林聽鳥有新語。僻徑敲門惟故知。和劍南夏日閒居韻云。荷承疏滴圓融走。梅長新梢自在橫。小山園看菊即事云。風吹客鬢何妨短。霜逼花頭未肯低。初夏園居云。服盆蘭舊香猶烈。出水荷新葉尚尖。消寒雜詠云。梅蕊藏春圓似豆。霜華殺草利於鎌。烟雨樓偶題云。水欺沙草

全平岸。柳帶春陰欲化烟。枕上喜晴云。雲可歸山無變態。鳥先得氣有歡聲。

漁洋山人詩

阮亭先生詩風流絕代。而隨園之論之也。多微詞。蓋一則文深于情。一則才餘于學。故不能十分沉澁。其實靜躁之致。迥不侔矣。至趙宮贊談龍錄。刻意雌黃。阮翁則又因私怨。無當公評。惟朱貪多王愛好六字。恐二公亦無以辨也。

同人集姓氏

如臬冒辟疆同人集。自勝朝至○國初名士。斯為極盛。先君宰開平。松柏司巡檢。冒汾是其裔孫。特假而手鈔姓氏一帙。始董其昌。終蔡啓傳。共四百五十有六人。

無題詩

無題詩與香奩詩。界若鴻溝。李義山之詩。無題詩也。韓冬郎之詩。香奩詩也。蓋無題之什。不必盡寫情懷。而香奩之篇。則竟專作賦語。至閒情風懷。則指實事矣。客有以無題詩示余者。余曰。此香奩體也。因作無題十六首和之。其詞云。十二屏山夢不通。自將閒恨訴東風。亮無海鳥能銜石。但有杯蛇慣誤弓。密意迷離猜豈寤。孤心容易怨梧桐。金鑲信息全無準。腸斷零烟騰雨中。一種纏綿百番癡。怕提前事惹相思。風懷俊似江珧柱。情味甘于蜀荔支。湘竹

多愁偏忍淚。海棠無語。但垂絲。落花總被封姨。不許金鈴好護持。徐拍紅牙唱綠腰。來時玉笛去時簫。從教北里迎中婦。肯令東風鎖小喬。楊柳簾櫳無賴月。枇杷門巷可憐宵。何當選夢疏窗下。甲煎名香細細燒。不愁地遠恨情魔。眼底紅牆即絳河。東宿是張西宿角。南山有鳥北山羅。蕊宮環珮依稀聽。桂府樓臺曲折多。手把芙蓉憶芳澤。不知何處託微波。疑雲認雨了無痕。多少度詞託夢魂。黃絹心思猜石碣。紅絹手語報崑崙。早看玉兔開奩鏡。只恐仙龐吠洞門。為告重來劉阮道。桃花零落易黃昏。飛燕何能遇伯勞。空懷瓊珮泣江皋。誰歌子夜新團扇。可有并州快翦刀。舊字烏絲藏未滅。新名碧玉記能牢。青溪白石通門路。認取他時泛小舸。秋風吹送玉河槎。重疊紅樓認欲差。願作蟾蜍吞北斗。化為蝴蝶夢南華。九疑山曲渾無路。三折江橫半是沙。空對遙天憶芳草。灘前閒殺白蘋花。莫把無郎問小姑。陌桑曾為唱羅敷。死央自是頭相責。烏鵲空憐尾畢逋。已冷情腸寒水玉。未反心字博山爐。蠻箋百幅都題徧。脈脈愁懷訴得無。天香飄處月娟娟。證到拈花未了禪。洛女神光離後合。嫦娥心事缺中圓。生香蕙葉因蘭誤。出水荷根被藕纏。安得重磨雙慧劍。斬除舊業與新緣。十分將息愛花心。春在冥濛底許尋。出谷烏新聲瑣碎。聽冰狐小意沈吟。將詞又默三眠起。欲語還羞七縱擒。便使微風吹皺水。已看情比綠波深。半泓清淺即蓬瀛。玉佩明璫未可憑。縱許

書簾飛紫燕。那堪叢棘惹青蠅。六萌車走雷千道。三里夜迷霧一層。隔水盈盈誰駕鵲。黃姑欲渡竟無能。話到憐儂倍可憐。定情詩作斷腸篇。一丸冷月狐能拜。十面罡風鳥不前。草草短緣駒易過。漫漫長恨鵲難填。空餘一掬靈均淚。灑向西風黃葉天。已向菩提證懺除。可堪綺障又縈紆。三千芥子藏愁孔。八百牟尼記恨珠。絮早沾泥難捉摸。花因墮溷太黏濡。此身總被牢籠誤。慚對簷前結網蛛。巫雲只在第三峰。從此蓬山一萬重。細雨階前開芍藥。輕雷塘外見芙蓉。惱公裁句詩情幻。歸妹占爻易兆凶。好倩秋鴻傳信息。青箋紅淚一齊封。迢迢兩地已參商。況有中閨鴛鳥翔。蓮子倒垂愁愈結。柳枝橫種恨難償。龍飛出骨難成樂。麝死留臍總抱香。一曲琵琶三弄笛。尊前爭不斷人腸。回首桃源路已差。空將餘恨譜紅牙。多情惜別憐芳草。有淚無名哭落花。半闕新詞金縷曲。一條心路玉鉤斜。幽懷欲寫終難寫。惆悵江天日暮霞。

寫榜吏

錢文端公乾隆庚午典試江西。寫榜吏陳巨儒。年七十矣。自言手寫文武三十二榜。求公書以為榮。公贈詩云。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至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唱名。則其孫騰蛟也。掀髯一笑。筆墜于地。中丞大喜。索方伯彭公家

屏作詩時蔣荅生先生在幕府。代作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七十年來鬢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真佳話也。

周槐

華山槐相傳為周時樹附柏而生。俗呼商柏抱周槐。一夕雷擊其半。華竹樓舅氏文桓自華陰歸攜其一片。贈邵東離姨丈廣鑑。因徧徵同人詠之。此可與龍雨樵太史南山松皮並傳。南山松皮者北口外物也。太史謫戍攜歸者。

碩人

左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沈彤果堂集云。美之說詳于次章。至無子之云。以傳義考之。未有所見。竊嘗反覆末章。而得其說焉。夫所謂庶姜孽孽者。謂娣姪之生子。如木芽之旁出孽孽然也。庶士有媾者。謂眾子中有媾然健以武者也。言家妾多士。而莊姜之無子自見。其說甚新。

逸書

洪容齋二筆云。說文於速字下引虞書。旁速僇功。又曰怨匹曰仇。然則出于虞書。今亡矣。案旁速方鳩。或古人通用。今其語明明在也。至下句則竟逸書矣。然亦見于左氏桓二年傳。惟

匹偶字異耳。

宋主荒淫

宣和遺事載徽宗幸李師師家師師妓名也。又理宗于元夕召妓唐安安入禁中。見東坡雜記。孫祖荒淫後先一轍。欲不亡得乎。

通

服虔曰。旁淫曰通。然牆有茨。庶頑通于君母。左傳孔悝之母與其豎溇良夫通。是上淫亦可曰通也。齊莊公通于崔杼之妻。蔡景公為太子般娶於楚。通焉。是下淫亦可曰通也。愚按晉祁勝與鄆臧通室。此通字用得最切。

詩品

司空圖詩品何等超妙。隨園老人仿而作續詩品。然只是論非品也。郭頻伽先生作詞品。其微不至處。猶可步塵表。聖許五年明府又有畫品。

雷異

嘉慶壬申。廣東新甯某村。兄弟二人有妹。已適人。兄四十未娶。弟曰。兄不娶。將絕嗣。盍鬻弟以娶婦。兄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為人。不如其無婦也。村富戶聞而義之。說其兄曰。吾正需

傭。今予若三十金。若弟為我傭。而當其息。弟得食。若得婦。不兩利乎。他日有金可贖也。從之。婦歸。竊疑夫故有弟。今何在也。夫泣語以故。婦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為人。不如其無婦也。歸謀諸父。展轉得三十金。藏諸笥。既而索之亡矣。憤而自縊。葬曰。小姑哭送之。忽雷震棺開。婦活。而小姑死。金擲于地。蓋小姑歸甯。知嫂藏金處。陰竊之。而婦不疑也。遂以棺葬小姑。而以金贖其弟。事見鶴山吳鴻來孝廉應達雁山文集。

高懷

方正學偕葉夷仲輩。夜登巾山絕頂。飲酒望月。劇談千古。因曰。昔蘇子瞻與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踏月而歸。以為太白死後三百年無此樂矣。斯又子瞻死後三百年無此樂也。余嘗游金山。見洪稚存太史題壁詩云。玉帶風流五百年。今朝重醉此山巔。再從以上追前輩。采石磯頭李謫仙。其高懷正復相似。

講易

易同人曰。伏戎於莽。升其高陵。張邯解曰。莽。皇帝名。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見王莽傳。如此解經。可以噴飯。

聖相師王

秦會之人尊為聖相韓平原人尊之為師王二名可以作對

任忠勇神道碑

袁簡齋先生任忠勇公神道碑起四句云山西出將應運生祁父之才巴蜀從軍從古落大星之地一起已將生平揭盡是何等魄力

朱註作小講

曾見明人某省某科題為子在川上曰一節解元文起講云今夫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夫子於此發之全鈔朱註一字不移不知當時未行朱註耶抑主司忘之耶然以此註作講實屬超妙亦可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矣

安南表

康熙中安南國進貢其表文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不過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沓原屬天家雨露語極恭順得體且措詞媽潤中國亦無有能過之者莫謂偏隅無才也

麗人行

虞山孫子瀟太史有麗人行一篇不知何指余最愛誦之有酒易醉花下人有金難買花前

春美人十五瓜未破。夜夜微酣抱花卧。春風學得柳妖嬈。鄰家女兒羞舞腰。長安貴人初賜第。高築層臺壓小喬。綠波一朶紅蓮起。豔李穠桃盡休矣。啼笑俱能博主憐。徹夜歎聲朝不止。天生尤物不福人。用盡黃金貴人死。貴人死去美人逃。胸前帶得金錯刀。和烟和月築樓住。開窗自弄秦時蕭。美人門前五陵騎。裘馬翩翩稱人意。使君有婦羅無夫。相逢何必還相避。君不見梁綠珠。花飛玉碎何其愚。李倫得罪金谷改。胡不善保千金軀。又不見關盼盼。紅褪香消都夢幻。尚書劍鳥已成塵。及早開簾召雙燕。貴人之富富不如石崇。貴人之官官不如建封。生前黃金鑄嬌女。死後他人樂歌舞。劉伶愛酒酒為生。潘岳種花花對語。至今花不開。潘岳墓前春酒不澆劉伶墳上土。

酒祀典

明袁石公宏道觴政八之祭云。飲必祭始禮也。孔子惟酒無量不及亂。酒之聖也。祀為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淵明。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嵇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年。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母彥國。畢茂。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李太白。以下則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焦。革。皆以醞法得名。無闕飲徒。祀之門垣。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愚謂以宣尼為飲宗。終覺侮聖。不若推靖節先生為尊。

而諸子中再另選一人祀之較為允協。

人心不死

唐朱泚逼樊系草詔。詔成。明日仰藥死。明永樂令樓璉草詔。草歸。逡巡自縊死。忠義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長安石工安民。不肯鑄司馬君實名字。九江石工仲甯。不肯鑄東坡山谷名字。公道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宋周大理聞岳飛獄下而去職。明林祭酒因陸監上書而挂冠。名教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司馬孚因弟昭弼君而痛哭。朱全昱因弟溫謀逆而大罵。名分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

詩人工對

滑稽詼諧也。亦吸酒曲器也。見清異錄。故蘇頌詩曰。自知伯起難庸峭。不及淳于善滑稽。益庸峭訓挺拔。而又為承梁小杓。可見古人選典屬對之工。宜荆公見銀海玉樓之對而歎絕也。

黨姦之尤

李贄極稱武后。馮道丁謂以曹操司馬懿為聖人。王安石力辨劇秦美新之為谷永作。而以楊雄為大賢。是疎贄美李林甫相業。漁洋山人稱邱某謂秦曾謀國。達勝岳忠武。本朝李穆

堂力爭嚴嵩不當入奸臣傳。是皆黨姦之尤者也。

劇詩對

魏善伯徵士題范觀公中丞廁上對云。文成自古稱三上。作賦而今過十年。典雅穩切之至。

小人

小人之稱自古有之。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顏考叔稱之于君。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閻沒女寬稱之于相。後乃為廝役下賤之稱矣。宋錢世召錢氏私誌。載宣和中有遼右金吾衛上將軍韓玉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稱我家。每日念天童經數十遍。忽曰。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以下。悉改云皇天生小人。皇地戴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為小人。亦未免太可笑也。

蝦蟆給事

宋紹興中大旱禁屠宰。諫議大夫趙霈上言曰。自來屠宰。但禁猪羊而不及鵝鴨。請并禁止。時因呼為鵝鴨諫議。明給事沈公亦因天旱。上言禁捕蝦蟆。湯若士目為蝦蟆給事。人謂湯曰。得不傷輕薄乎。湯曰。吾政欲為此公垂不朽。與鵝鴨諫議作切對耳。上見閒燕常談。下見

萬曆野獲編

弟婦

弟之妻萬不可稱婦。戴記大傳曰：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駁得最痛快。今杭人大呼弟婦，且為之諺曰：長嫂為孃，顯背禮經，可怪也。

余

人在水上曰余，人在水下曰欠。欠去此皆土人臆造之字，非有典要也。有以余字問人者，其人不知。沈吟良久曰：據字義，或是水旁加一去字。於理為合。座客皆稱善。有頃，忽問者飲容起謝曰：怪底某前日於某寺中，見一經題曰：妙余蓮花經也。於是諸人均大悟而撫掌。

撮斂

以手量物輕重曰撮斂。見莊子註。或曰：顛篤音義同也。今各處口談，尚有此語。又以一心權事之是否，亦用此二字。

丁拐兒

衙門向呼官親曰火腿繩子，以其高而無民，兼有股削脂膏之意也。今易其名曰丁拐兒。叩義所在，曰：丁拐依二四則其分為至，且居二四之左，大無外也。若離二四則么四二三得而

乘之矣。刻酷之至。

笑柄有本

朱二泉孝廉。瀚。仁和人。性蘊藉而善諧謔。一夕京邸小飲。座皆杭人。以笑話為令。二泉有樹竿曝衣而插於木。碌者。衣重風緊。屢屢吹倒。一人曰。須用石礮。方可不動。一人曰。石不動乎。何以染坊元寶石。吾見其自朝動至夕也。曰。彼自有人腳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陽山。每日千萬人腳踏。何又不見其動也。曰。彼乃大而實心。故難動耳。曰。然則城河橋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見其動也。按此俳語。亦有所本。東坡先生。父子雜說曰。營邱士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及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物大且多。夜行狹路相逢。難於迴避。以聲相聞。使得預備耳。營邱士曰。佛塔之下。亦懸鈴鐸。豈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黃穢狼藉。故塔鈴所以警鳥鵲也。營邱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其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子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紹綬。備為木之所縮。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營邱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為木枝所縮。而便於尋索也。但不知挽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綫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為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與此戲語。政

相類。

代寫書

代巾幘寫家書。虛政也。余幼時曾為一親串寫寄夫書。口授云。孫兒們俱利腮。猶言解新買小了頭。倒是箇活脚蟾兒。作事且是溜。猶言快惟僱工某人係原來頭也。初到週身僵爬兒風。疑也。不。余曰。可改竄乎。曰。依我寫。不是只好連篇別字。信手塗抹。近閱呂君仁軒渠載二則。極相似。錄之以併作一笑。陳氏寓嚴州。諸子宦遊未歸。有族姪大琮過之。嬉令作寄子書。因口授云。孩兒要劣。孀子又閱閱霍霍地。且買一柄小翦子來。要翦腳上骨出聲兒。音胛。兒也。大琮不能下筆。又京師有營婦。其夫出戍。以數十錢請一教學秀才。寫書寄夫云。窟賴兒娘。傳語窟賴兒爺。窟賴兒自爺去後。直是忔憎憎。每日恨恹特特地笑。勃騰騰地跳。天色汪去。囊不要喫。温吞蠶脫底物事。秀才沈思久之。以錢還云。你且別倩人寫去。蓋二子不肯寫者。生恐落筆別字。不若余之無恥也。

治眼齒

宋張文潛曰。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奚鐵生

奚鐵生徵君同號蒙泉外史。杭之仁和人也。工畫山水花卉。兼善大隸。精篆刻。詩才清絕。俱為畫所掩。與山舟學士善。里中凡有求學士書扇者。則一面必徵君畫也。於余家為羣紀交。先伯叔祖先大父並相結契。昕夕過從。先生嗜酒。而尤喜劇談。半酣以往。或多所白眼者。故人恒忌之。晚年遭回祿。三子先公歿。遂無嗣。以兄子伯玉茂才潤為嗣。歿後十餘年。其友顧西樸先生洛為之追摹遺像。極其神似。裝冊徵詩。余附七古一篇。伯玉曰。是詩可以為先子小傳。遂錄而存之。蒙泉先生老故鄉。在昔為我大父行。大父之歿歲癸丑。又十載後公云亡。其時壬也。尚童穉。未獲杖屨親輝光。公之風流及文采。我父詔我言之詳。先生之貌清且雅。寒如秋水和春陽。先生之品峻且潔。皎如孤鶴雲中翔。先生之詩妙天趣。冬心拱樹有瓣香。先生之畫擅象美。衣鉢徐立華歙兼陳玉方嶠。先生鐵筆恣奇古。後先丁楓叟林伯仲黃松。先生大隸脫凡近。上法漢魏兼宗唐。先生酒懷更磊落。一飲往往傾百觴。泉明歌嘯伯倫哭。嗣宗瀟灑元龍狂。從來名宿主多壽。矧有閒福供徜徉。何期反遭造物妒。竭來變局成滄桑。某年吾郡染喉疾。城闔市舍俱罹殃。先生三子並蔚起。鳳毛麟角森光芒。一時玉樹共摧折。西河老淚空盈眶。繼以嬌女亦蘭姜。遺書莫授悲中郎。逾年又被祝融虐。燼化籤軸兼縹緗。

移家方遂卜居願。又悲老母終萱堂。嗚呼人生匪金石。那禁連慟摧肝腸。一朝淚盡骨髓竭。公亦相繼歸北邙。其才何豐遇何嗇。此意吾亦疑穹蒼。公歿距今廿餘載。墓門草宿松杉長。虎頭居士老公友。追思遺像摹形相。公之嗣子竹林彥。謹守此冊池新裝。攜冊示我索我詠。展視佳什紛琳琅。羸庵榭旋園榭祖兩老人。其上各有留題章。六七年來並殂謝。對此那不心盡傷。請識所聞具如右。作歌繼事書其旁。歌成我尚有餘感。祖庭追憶空徬徨。伯玉年逾四十猶困一衿。現就幕廣東。

些

楚詞此字。沈存中以為梵語薩婆訶三合之音。夫其時佛教未入中國。豈梵音先及荆楚耶。且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鄜風也。椒柳且。遠條且。唐風也。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既曰歸止。曷又懷止。齊風也。各各不同。又將何解。蓋列國並有方音。此是其卒語之詞耳。

路化王

許亭史孝廉。心坦。仁和人。官慶元學博。性嗜飲而好詼諧。一日座中忽舉問曰。戲劇中八大王。余嘗考之。已得其人。昨閱五虎平西小說。有所謂路化王者。稱李國舅云。是李太后之弟。自民間訪來者。其人可有考否。一客曰。先生亦太好古矣。此不過因狄太后有姪封王。故設

言此人以作陪襯耳。何足深究耶。余并五虎平西小說亦未之見。更不敢置喙。後閱宋魏泰東軒筆錄首一條。即記云。李太后始入掖庭。纔十餘歲。惟一弟七齡。太后臨別。手結刻絲鞞囊與之。拊背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失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以此為物色也。後其弟備於鑿紙錢家。然常以囊懸胸臆。未嘗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為紙家棄於道左。有入內院子者。見而收養之。怪其衣服百結。而胸帶鞞囊。問之。具以告。院子怒然驚異。蓋嘗奉太后旨。令物色訪其弟也。遂解其囊。入示太后。具道本末。是時太后封宸妃。真宗已生仁宗矣。聞之悲喜。遂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為右班殿直郎。即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召用。即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據此。則其人並非杜撰。

物性之異

石入水則沈。而泗濱有浮水之磬。材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沈水之烏木。水類出水即死。風類入水即死。而鵝龜蟹則出入於水而皆不死。牛順風而行速。馬逆風而行速。皆物性之異也。

陽明

陽明之學。譽之者半。毀之者亦半。甚有醜詆之。比於王安石者。此則太過。然愚謂公亦有自取之處。公嘗詆朱子。以為禍不下於洪水猛獸。今天下皆紫陽之徒也。無怪千夫之集指矣。

問家鄉詩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王摩詰詩云。客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王荊公詩云。道人北山來。問我松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三詩機軸相同。而各有意致。

糖霜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古人只有餠。乃煎米漿而成者。見三禮註。宋王招魂。鮑魚蟹羔。有蔗漿些。是以漿代糖用也。後漢書顯宗紀。以糖作狻猊。曰糖猊。此熬糖為膏耳。吳志。孫皓使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餠。則稍鍊矣。至唐太宗遣使至摩竭陀國。取熬糖法。詔揚州取蔗作蜜。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然只是今沙糖摭之技。惟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甯僧圖寶云。涪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又山谷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詩云。遠寄糖霜知有味。勝於雀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糖霜之見于文字者。惟此二詩。然蘇所詠者尚紅糖霜。而黃所賦者始是白糖霜也。宋遂甯

王灼有糖霜譜。大厯中有鄒和尚者。來小溪之繖山。結茅以居。跨白驢。須鹽米薪菜之屬。即書寸紙系錢。驢背負之。市人知為鄒也。取平直挂物于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蔗苗。黃訴於鄒。鄒曰。汝未知以蔗糖為霜。利可十倍。吾語汝以塞責可乎。試之果然。自是流傳其法。鄒末年走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始知菩薩化身。而白驢乃獅子也。

詩書次序

變風終以周公。變雅終以召公。周開王化之始。召贊王化之成。思之深。故望之切也。毛詩終商頌。尚書終秦誓。商以啓周之先。秦以繼周之後。其旨微。故其文顯也。

武后

則天朝。張薛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上書切諫。中有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于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云云。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其言雖出忠悃。然穢語竟入奏章可乎。

讀書

宋裴憚詩有太康字。宣宗曰。太康失邦。何以此謂我。宰執奏。晉平帝改元太康。曰。天子須博覽。不然幾錯罪憚。由是耽味經史。中夜不休。宮中目上為老博士。見宋令狐澄大中遺事。太祖嘗謂趙普曰。卿若不讀書。今文臣角立。焦軌高駕。卿得毋愧乎。普由是手不釋卷。見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古君臣交相責難。真如師友切磋。又涑水記聞。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益也。至哉斯言。隋帝李主是為殷鑒。若唐文皇之聖學淵深。宏文肅括。則天縱之姿。又當別論也。